

听古琴“讲述”中国故事

■ 本报记者 陈俊瑶

《杏坛》中的授业传承

今年2月,一群来自上海的古琴演奏家打动了法国观众。

这场在巴黎吉美国立博物馆举行的古琴音乐会,门票早就被预订一空。音乐会上,古琴的演奏、主持人的叙述加上多媒体的舞台视觉呈现,将古琴艺术、历史故事与中国文化以独特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古琴曾经只是中国古代文人雅集的小众欣赏,如今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传承,走到现代人的生活中,走进上千人的音乐厅,真是一场美妙的体验。”一位法国汉学家听完音乐会后这样评价。

在此巴黎演出之前,由上海音乐学院戴晓莲教授带领“冷然音生”古琴团队打造的“静听琴说”音乐会,已经在国内举行了4场。4月26日,“静听琴说”音乐会又将在上海大剧院献演。“古琴音乐会在一些人看来是高冷甚至沉闷的。我觉得古琴文化的传播需要接地气,但不能庸俗化,我想通过对每一首琴曲意义的挖掘,展现中国人的价值观。”音乐会策划人戴晓莲说。

音乐会的开场曲是《杏坛》,这首曲子的故事来源于孔子。孔子每日于杏坛设教讲学,收弟子三千,授六艺之学。2000年,戴晓莲根据《西麓堂琴统》打谱《杏坛》。音乐会上,戴晓莲坐在舞台的正中央,学生们分坐两侧,七把古琴合奏《杏坛》,表达着师生之间授业传承的情谊。

戴晓莲的叔公是著名的广陵派古琴家、教育家张子谦,曾以一曲《龙翔操》而驻名琴坛。年少时,戴晓莲每天下午放学后都会去叔公家听他弹琴,渐渐喜欢上古琴的她,抱着“白相”的心态,开始学琴。中学毕业后,戴晓莲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成为恢复高考后上音古琴专业的第一个学生,也是唯一一个学生。多年后,戴晓莲成了继刘鹏翔之后,上音的第二位古琴专职教师。

如今,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已有近20人。“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戴晓莲给这支学生古琴团队起名“冷然音生”。“这些孩子虽然生在20世纪末,但对古琴的热爱超出预料。他们是三千年古琴艺术最年轻的传承者。”戴晓莲说。

《大胡笳》里的悲欢离合

张子谦家中经常有学生与琴友来访。来得最多的是吴文光、龚一、成公亮和林友仁。龚一、林友仁住在上海,自行车一路被到,吴文光和成公亮住在外地,但凡来沪出差,都会拜访张子谦。戴晓莲经常在一旁看长辈们切磋琴艺。

她至今记得第一次听到《胡笳十八拍》这首琴歌时的情景。“当时在叔公家,沈德浩老师演唱,我弹古琴伴奏。那歌词写得太感人了。”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蔡文姬的故事让人想落泪。”

汉末大乱,连年烽火,蔡文姬在流离中被匈奴所虏,流落塞外,与左贤王生了两个儿女。曹操平定中原后,派使者用重金赎回蔡文姬。当她不得不离开两个孩子时,还乡

有着三千余年历史的古琴并非“高冷”的代名词。相反,每一首古琴曲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故事里留存着历史与情感的温度。

上海市人类口头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传承人、上海音乐学院戴晓莲教授,与她的学生们用一场场古琴音乐会向听众诉说古琴中的中国故事。



“静听琴说”音乐会现场,戴晓莲与学生们合奏《杏坛》。
图片由上海音乐学院提供

古琴为什么要“打谱”

延伸阅读

古琴的琴谱既不是西方的五线谱,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简谱,最早的古琴琴谱是文字,即用语言文字来记谱、指法、弦序记录下来,它看上去就像散文诗。不过,用一大段文字来记谱简单的几个音不免有些繁复。到了唐代,减字谱出现了,减字谱又称指法谱,是一种以记写指位与左右手演奏技法为特征的记谱法。我国现存有3000多首古琴曲资料,一百五六十个版本的琴谱。

由于琴谱留给后人的是文字,而非音符,只记录指法和音高,并不记录旋律本身,为了更好地传承古曲,后人就需要“打谱”。打谱者就好比翻译家,他们要根据琴谱中的文字将其翻译成有节奏、有旋律,便于现代人识别的谱子。

打谱的过程很复杂,一首小曲需要三个月,而大曲则需要三年。打谱的过程相当于再创作的过程。因此,不同的打谱者在“翻译”同一份曲子时会不尽相同。

的喜悦被骨肉分离之痛所淹没,心情非常矛盾。于是蔡文姬写下了著名的长诗《胡笳十八拍》,一章为一拍,共十八章,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后来,唐代琴家董庭兰根据《胡笳十八拍》写下了古琴曲《大胡笳》,存于《神奇秘谱》中。1984年,古琴家龚一将其重新打谱。

不久后,龚一将《大胡笳》传授于戴晓莲。“这首曲子的音乐委实悲伤,它的音调如诉如泣,耐人寻味。旋律中时常出现的变化音和半音,以及声多韵少等特点,都体现了唐代琴曲特有的时代风貌。”年少时听这首曲子,戴晓莲只觉其中的颠沛流离之苦,当自己成为母亲再弹此曲,更增添了一份哀伤。

每首琴曲里都有一个故事

在戴晓莲看来,古琴艺术真正打动人心

的,不只是其独特的琴音,更是音乐背后的故事与蕴藏其中的哲思。“古琴曲的琴谱中记载着曲目的题解,也就是这首曲子的内容提要。传统曲目中的题解有些与音乐有关,有些和创作有关,也有些和曲子根本没有关系。我一直想把其中有些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

近年来,戴晓莲已经整理了四十余篇古琴曲的琴曲故事,并将其分为“家国情怀”“史传典故”“张翥情思”“君子之守”“襟怀流风”“山林野趣”六大类。在“静听琴说”音乐会上,她从这些曲目中挑选十几篇,邀请古琴演奏家及学生以独奏、重奏、合奏等形式进行演绎。尽管这些曲目并不按历史先后顺序呈现,但观众却会感觉在古琴的历史中漫游了一圈。

古琴曲中有“君子之守”。琴曲《墨子悲丝》,又名《墨子悲歌》,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墨翟所作,是广陵派琴曲之一。《墨子·所染》上记载:“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感慨于丝染了青染料就变成青色,染了黄染料就变成黄色,染料不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联想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正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国家随人事而兴衰,社会随风俗而浮沉。于是引发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这首古琴曲的音韵苍凉,音色凄寒敦厚,真切而情深。聆听此曲就像听一位老者在讲故事,尤其在后半部分,能听到古琴的高难度演奏技巧。

在古琴曲中能感受“山林野趣”。古曲《斫乃》出自柳宗元的《渔翁》:“烟销日出不见人,斫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斫乃”一谓的斫是行船橹声或划船之声,这首曲子体现了一种幽静山水,寄情自然的文人情趣,让人听后有种空灵的感觉。乐曲中“斫乃”声以不同形式先后出现,巧妙地表达了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意境。

古琴曲中藏着“史传典故”。古曲《乌夜啼》的题解为“乌夜啼,好事近”。背后流传着两个故事:传说后汉何家的女儿听到乌鸦啼声,以为是被囚禁的父亲将得释的预兆,因作此曲。以乌啼夜啼,预示亲人即将回家,冤屈得解。关于此曲,还有另一种说法:南北朝时,宋临川王刘义庆因受皇帝疑忌,担心将有大祸临头,非常恐惧。他的姬妾听到乌鸦啼声,告知将获救。后来果然应验,因而作此曲。

艺趣

音乐剧《巴黎圣母院》为何“火”了20年

法国巴黎圣母院日前遭遇的一场大火让全世界感到揪心。这座教堂不仅是巴黎的象征,更是文学名著与音乐剧中的“主角”。以这座教堂为背景的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中的代表作,今年7月就将来上海演出,备受音乐剧迷的关注。

2002年,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首次来到上海,引发热议,从此拉开了国际音乐剧在上海演出的序幕。

纽约百老汇与伦敦西区是音乐剧最重要的发源地,全世界许多知名音乐剧的创作都会受到这两个地方的影响。于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却是一个例外,它是一部纯正的法语音乐剧,其独特的法国风格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喜爱。

情节、音乐与制作是决定一部音乐剧能否成功的关键。在剧情上,《巴黎圣母院》忠实地呈现了雨果的原著。故事的场景设定在1482年的巴黎圣母院,讲述了圣母院驼背敲钟人卡西莫多与一名美丽的吉普赛少女爱斯梅拉达的悲惨爱情故事。其中的角色与场面充满对立及冲突:乞丐与贵族、宿命与抗争、原罪与救赎、沉沦与升华,整部剧的戏剧张力非常饱满。

在大多数音乐剧中,演员既要演唱,还要舞蹈,《巴黎圣母院》则采用了舞蹈和歌唱分离的形式,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而歌唱的演员不跳舞。整个剧目的歌曲全部由7位主要演员演唱,他们歌唱的时候不参与任何舞蹈。

剧中的高空特技也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卡西莫多对看大钟锁链时爱斯梅拉达的爱慕之情时,三个大钟锁链从天而降,在每一个钟里面都有一个特技演员,他们扮演钟摆各方地摆荡,撞击着大钟,发出震人心魄的声音。

《巴黎圣母院》全剧没有一句对白,而是由一首紧接一首的歌曲串联而成。作曲家理查德·科西马特在创作时没有采用大多数音乐剧惯用的“主题”创作法,即几个音乐主题,在剧中不停进行变化,使其贯穿整个剧目。全剧的50余首歌曲相对独立,在这些流行歌曲中能听到法国香颂音乐、古晋塞音乐,也有教堂音乐。歌唱演员完全采用了流行唱法,几乎听不到一点美声。在演奏乐器上,则全部采用电声乐器,听不到一件管弦乐器。而在大多数音乐剧中,多多少少都会融入美声唱法,在伴奏乐器上,也大多以管弦乐器为主。

“人们记载着梦想如何实现,与群星比肩,刻在玻璃印在砖……”音乐剧的序曲《大教堂时代》由诗人们甘果瓦演唱,讲述了人类如何将历史书写在大教堂上的故事。巴黎圣母院经历火灾后再听此曲,令人分外忧伤。

《美人》是剧中最后美入口的歌曲之一,三个爱上女主角爱斯梅拉达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爱。这首曲子曾获得世界音乐奖,被多位著名歌手翻唱。

(陈俊瑶 综合整理)